

# 论人文主义者庞德

汪 翠 萍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庞德是一位文学大师,他杰出的诗歌艺术和诗学成就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除此之外,庞德是一个永不言弃的斗士,一位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孜孜不倦地寻求文化力量,热切盼望建立理想政府,并执着地在诗歌世界中追求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人主体情感的释放。庞德深切思索现实,试图以“精神世界”拯救混乱的“现实世界”。庞德的全部人生轨迹和著书立说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派诗人,更是一位坦坦荡荡的人文主义者。

**关键词:**埃兹拉·庞德;《诗章》;人文主义;文化力量;审美功能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5-0111-05

庞德(Ezra Pound)是意象主义的倡导者,美国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鼻祖,是“西方现代派诗歌从孕育到发展过程中的最具有影响,同时也最具有争议的文学大师”<sup>[1]64</sup>。评论家们普遍注意到他在文学领域里的巨大贡献,认为他“领导了一场文化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把英美诗歌从衰落、讲究修饰和机械呆板的节奏中解放出来”<sup>[2]12</sup>。庞德对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儒家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具有重要贡献,其文学成就有目共睹。庞德在艺术殿堂里倍受称赞的同时,却深陷政治现实的泥潭中,被美国司法部宣布犯了叛国罪<sup>[3]304</sup>,读者心目中的“圣者”形象也被打上了“疯子”、“叛国贼”、“反动诗人”<sup>[4]22</sup>的烙印。庞德具有杰出的诗才,又不幸成为对政治感兴趣的书生,许多评论家对此深感惋惜。而事实上,在庞德的艺术成就与政治错误之间,在其诗人身份与其政治实践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人文主义精神。庞德的诗歌深奥玄妙,而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其巨大魅力对抗着现实物质世界中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撞击着人们平庸化、功利化、物欲化的心灵,不断唤起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思考和渴望。

## 一 庞德著作中的人文主义内涵

人文学者布洛克(Alan Bullock)不将人文主义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哲学学说,而是当做“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sup>[5]3</sup>,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将人文主义者看成沟通古今的桥梁,认为这些文化人立足现实,运用全新的眼光接受古典文化尤其是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知识,以此表达个体精神,创造出世界的新生<sup>[6]</sup>。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庞德是一个现代的文化人,他以人文主义为思想和信仰的维度,孜孜不倦地从古希腊、古罗马、普罗旺斯、古代中国等文化中汲取现代社会所缺失的文化资源,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纯粹的美的形式,以积极努力地重构现实世界中的秩序和意义。

庞德继承传统、崇尚古典的理念贯穿在他的诗论及其整个文艺思想体系中。1913年,庞德发表《契约》(“A Pact”)一诗,认为惠特曼(Walt Whitman)是自己的父亲,而自己是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在这种父与子的关系中,庞德将惠特曼当做美国的象征,使其成为一种传统,一个艺术的源泉,一种真理和力量。而191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正如评论者所言:“历史在每一个阶段上常给人以时间来品

收稿日期:2010-06-20

作者简介:汪翠萍(1981—),女,湖北荆门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味那永久凸显的、真正确定性的转折点。1913年乃是这种转折点。”<sup>[7]141</sup>这一年,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艺术走进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物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绘画等领域的理论视野熔为一炉,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交锋的时刻,面对充满技术爆炸的崭新世界,庞德与自己的精神之父定下契约,试图重新恢复美国已经全部丧失或暂时失传了的美、真理、勇气和光荣。庞德不仅仅将惠特曼作为自己的精神之父,他还始终崇尚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和英国文艺复兴等时期的经典文明,并从汉字、中国古典诗歌、儒家思想、日本诗歌等东方优秀的文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构建和容纳中西传统中的各种人类文化资源。

庞德在童年时代就对东西方古代灿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攻读罗曼语言文学学位,对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拉丁语系的古典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后来又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尽管庞德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读期间对其老师狭隘的审美趣味和陈腐的哲学观念感到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对庞德的著书立说和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庞德的第一本诗集《灯火熄灭之时》(A Lume Spento, 1908)就显示出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喜爱,这部诗集的标题即源自于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炼狱篇》(“Purgatorio”)<sup>[8]27</sup>。庞德崇尚古典,继承传统,而他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以“日日新”的精神对传统进行开拓创新,试图找到精神的武器来批判现实。在以《我的祖国》(Patraia Mia)为标题的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和文学评论文章中,庞德鞭笞美国和美国诗人,痛斥美国的商业文化系统和“枯死的杂志”,并频繁地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与美国的现状作对比,以求在祖国推进一种全新的国家文化,迎来“美国的文艺复兴”或“知识分子的觉醒”<sup>[8]27</sup>。但庞德最终认为对于诗歌来说美国是一片沙漠,他选择了“流亡”,去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欧洲寻找美国缺失的文化资源。从英国到法国,庞德又逐渐对20世纪欧洲的商业化文化氛围和呆板虚伪的艺术感到失望,他一次次猛烈抨击欧洲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腐朽、堕落,揭露现实中的“高利贷”、“旷世巨骗”等一切弥漫四周的病痛,并超越西方的“精神荒原”,到东方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求解救之路。庞德推崇孔子,他认为:“献给国家的

礼物莫过于/孔夫子的悟性/那个名叫仲尼的人/述而不作典集”<sup>[9]59</sup>。孔子面对春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时代提出一种对远古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的怀念,描绘出“大同”和“小康”世界,孔子认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而庞德面对西方的战争纷扰和道德败坏,他“仿如一只孤独的蚂蚁爬离崩塌的蚁山/爬离欧洲的残骸,我,作家”<sup>[9]68</sup>,远离欧洲的现实,去被他理想化的中国寻找“大同”“小康”理想。与孔子一样,庞德怀念尧舜时代,“尧的圣灵,舜的/真诚,禹这位治水者的怜悯”<sup>[9]11-12</sup>。庞德一再向世人昭示“正名”、“仁”、“诚”和“中庸”等儒家思想的核心,将孔孟伦理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等联系起来,试图在欧洲的残骸之上建立儒家道德教化之下的盛世乐园。

虽然庞德在著作并没有确立一种清晰、明确的人文观念或哲学内涵,但他吸纳中西传统文明中的辉煌,统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在西方现代语境中以“人”为本建构起人类自身的文化。庞德在创作实践中引用这些人类文化的美的样式,运用各种典故、意象、结构等表达方法和艺术形式,更重要地在于他汲取人类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人性以及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仁”做出人本主义式的理解,进而在古今对比中建构诗人心中的“理想世界”,以其思想的深邃和对现实的忧患之情呈现出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 二 庞德政治实践中的“巨人”情结

庞德试图与世界斗争,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作为一位诗人,庞德早期积极投入各种诗歌创作、翻译实践中,而当他意识到先前的意象主义(Imagism)、漩涡主义(Vorticism)等艺术实践并不能解决现实矛盾时,庞德逐渐从诗歌艺术实践转向政治实践,超越象牙塔中的文人形象,成为一个自以为可以改变现状的狂妄的政治空想家。

庞德在感性的诗歌形式中推崇人的力量,试图恢复人的理性和价值,以人的努力去改变现实。在《诗章》(The Cantos)第85章开头处,庞德大书一个“灵”字,这里的“灵”可以被理解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追求有某种内在的契合。人文主义者们普遍要求冲破宗教神权,解放人的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理性。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

量,赞美人性的崇高与完美,追求现世的幸福和欢乐。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正如恩格斯所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庞德向往这个巨人的时代,在其诗集《人物》(Personae)中,他将上帝的子孙比喻为“细小的蜉蝣”,这些无法抗拒命运、在战争中自相残杀、在生活中被世俗物欲所异化的无意义无价值的躯体;与“蜉蝣”形成强烈对比,庞德吩咐上帝“养出一代巨人”<sup>[10]36</sup>。这一方面表明,庞德渴望现代人具有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的自由意志,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潜力,从而重新扰乱欧洲“平庸”的现状,另一方面也说明,庞德对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充满崇敬之情。这些巨人们继承传统、立足现实,捍卫真理,为人类的未来而奋争。事实上,庞德批判“风雅派”而明确倡导英美诗歌的“现代派”,他逃离美国文化氛围去欧洲“流亡”,他超越西方文化去东方寻找拯救之路,他从文学领域转入政治经济领域,他的全部人生轨迹证明,庞德希望自己是这代“巨人”中的一员,以“扰乱”的姿态重新拯救这个世界。如果说尼采曾预言和阐明“超人”存在的必然性,认为人应当被超越,那么此处庞德以“养出一代巨人”做出了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理解。

庞德呼唤“巨人”的诞生,在现实中,他推崇精英政治,赞扬杰弗逊等前美国总统的光辉思想。而由于自己的固执自信,庞德错误地认为墨索里尼是保护艺术和宗教的意大利的马拉塔斯塔,是能够拯救世界的“巨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庞德认为西方文明已腐败到极点,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一段时间,他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sup>[11]359</sup>。然而,庞德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列宁,他认为列宁比任何风格的作家都有趣,他可能从未写过一个被学者公认的好句子,却几乎创造出了值得作家们学习的言语与行动之间的新的媒介。庞德做出的这种讥讽出于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正如评论者认为,庞德“关于‘风格’的评论尤其空洞,因为他对俄国没有什么了解”<sup>[12]48</sup>。庞德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他“从根本上不赞同马克思主义”<sup>[12]51</sup>,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学家。庞德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了道格拉斯(Chifford Douglas)以反对高利贷为核心的“社会信用学说”的忠实信徒。庞德痛恨高利

贷,认为高利贷是“悖逆天性的罪恶”和“瘟疫”,它将“孩子杀死在子宫”,令“年轻人变老”,是艺术衰败、战争、失业以及西方所有罪恶的根源。而庞德认为墨索里尼实行的经济改革具有“社会信贷”的趋势,不再是巧取豪夺式的通货膨胀,而是符合经济标准而又有控制的合理的价格增长,并进一步认为法西斯主义要比美国共产党提供的任何制度要先进,比罗斯福新政更有利于社会,于是,庞德很快认为“更好的保证和解决方法是法西斯主义”<sup>[11]359</sup>。

庞德的反犹太思想和对法西斯所唱的颂歌理应遭受谴责,但我们同样看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庞德选择的政治归宿,而是他自以为是的施政方针。事实上,在《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Jefferson and/or Mussolini)一书中,庞德就反对在美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才是一种合适的政府形式。从对“巨人”的呼唤,对精英政治的赞颂,到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拥戴,庞德以诗人的浪漫情怀来看待政治现实。不管庞德如何天真,他的努力勇敢而真诚。他“参与了早期运动派的非凡岁月,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经济是引起全球矛盾和解决全球矛盾的关键因素,他支持法西斯主义,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自己的支持付出了代价,所有这一切说明他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人”<sup>[13]80</sup>。庞德的人生轨迹离不开他所生存的时代,面对20世纪的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危机、欲望膨胀、信仰失落、心灵腐化、人类的秉性异化、贫困、失业和高利贷等等社会问题,他始终以一个人文主义的深切情怀关注欧洲乃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孜孜不倦地渴望“巨人”拯救世界。

庞德是一位诗人,而不是政治家,正如评论者所言,“庞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书生,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因为他缺乏政治家的那份对现实政治的敏感和对政治如何运作的判断”<sup>[14]</sup>。庞德错误地认为墨索里尼是时代的“巨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具有重建西方秩序与意义的崇高决心。他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最终以其精神层面的伟大幻想而为自己脱离实际的单纯付出了代价。

### 三 庞德的审美人文主义

庞德渴望建立一个政府仁道地掌握金融而真正热爱文学艺术的理想国家,他把希望寄托在墨索里尼身上,而结局正好相反。庞德深陷政治现实的泥潭之中,却继续在诗文中探索人类的拯救之路。萨

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sup>[15]33</sup>,认为语言是人文主义者的起点,“言词”是历史和政治变迁的至关重要的载体,而今天的阅读则教会人们去不断地质疑、推翻和革新。萨义德阐述了人文主义在当今实现解放和启蒙的可能,同时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并为人文主义提供了一种期望,即人文主义能代替宗教、理想,为人类社会编纂一个谱系,提供一种皈依。庞德在比萨监狱里继续创作《诗章》,在破碎的诗行和诗节之间,以各种非中心的、非和谐的形式和意象,将对地上乐园的憧憬变成更为抽象的理想所在,最终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审美人文主义的精神皈依。

庞德推崇想象力的创造性,又将想象力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结合起来,从而将他的政治激情和民主思想融入到诗歌艺术中,以反对西方僵化的思维,表达一种对理想世界的向往。随着西方科学主义的发展,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普遍强调分析、知性和实证,人们在追求财富、权力的追求时往往忽视了人类烂漫的想象力,而庞德恰恰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建立起人类历史文化与现实的联系,并凭借直觉的努力,将个人的内在体悟升华,从而获得主体情感的瞬间释放,最终达到一个超越物质世界的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在《诗章》中,庞德以一种想象性的意识构建非现实的存在,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在一起,运用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诗学、神学等各种领域的知识,以及抒情、沉思、回忆、叙述、议论、辩驳等表达方式,使《诗章》包罗万象,成为依托语言符号而发挥想象力的精神产物。在《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第75章中,庞德以音乐为主题,表达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该章在开头的诗行中,用希腊神话中的火河弗勒革同河来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整个社会的苦闷处境,而随后展示的是标题为“群鸟之歌”的五线谱。庞德的诗行普遍比较破碎,而这里完整地展现一首模仿大自然群鸟齐唱的五线谱,这寄寓着诗人对人类与宇宙的和谐关系的渴望。在《比萨诗章》的其他章节中也出现了鸟鸣,例如,在第79章中,庞德描写鸟儿飞落在监狱四周铁丝网上情形,“现有五只鸟在两根电线上;/在三根电线上;七只鸟在四根电线上/而他叫啥名字”,想象铁丝网是乐器,鸟儿是乐音,曲调随着鸟儿

在铁丝网上的跳跃而变换<sup>[9]119</sup>。又如在第81章中,庞德引用文艺复兴时期各个作曲家和歌词作者,提到“扯下汝之虚荣,乃非人/造就勇气,或造就秩序,或造就恩典”,把五线谱比作和谐的音乐<sup>[9]183</sup>,希望通过音乐造就勇气、秩序与恩典。这种自由联想的手法既给人以现实的感觉,又使人摆脱了各种现实的羁绊,使理智与情感建立起瞬间的心理连接,表达出诗人对理想秩序与意义的构想。同时,庞德凭借博学和才能,将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放到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审美关照,建立起各种文化的时空联系。从里米尼这样的小国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从神话世界到现代世界,从经济文化到伦理道德,从文化高度发达的古希腊古罗马到以经济剥削和战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从纯洁的希腊到相对纯洁的文艺复兴到乌烟瘴气的现代生活,从孔子、亚当斯时代到罗斯福政治,庞德总是厚古而薄今,“他最好的作品充满丰沛的生命力,心灵骚动不安,不断对抗唯美、愚蠢、破灭的传统及混乱的思考”<sup>[16]84</sup>。庞德在对抗与思考中,并非回到那个“原初的自然状态”,而是将神奇与腐朽、美丽与丑陋综合在一起,在追忆过去、对照现实的过程去改良人与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去教育人正确认识自己以及所行走的世界,去构建人类社会的理想秩序。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sup>[17]229</sup>而庞德以其诗歌中的变化和新奇、复杂多样的形式、晦涩难懂的语言、杂乱无章的内容以及破碎零乱的审美意象,引领读者在诗歌的审美过程中释放主体情感,发挥内心想象,挽救被现代社会窒息的心灵,最终使现代人以古代的审美世界为参照,为改变现代世界而努力。这正如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韦伯(Max Weber)等学者所认为的,在宗教衰落的时代,现代艺术能够成为一种取代宗教的文化力量,承担起世俗的拯救功能。庞德的艺术救赎功能就集中体现在它能够借助一种直觉、想象、幻想,甚至是错乱的感性形式,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的古代,创造诗人心目中的精神世界,否定和批判现代庸俗的日常世界,从而唤醒大众,使人在否定的艺术中获得片刻的清醒与救赎。

庞德是一个永不言弃的斗士,是一位真正的人

文知识分子,他担当起了确立、阐释和实践人文主义的重担。不论成功与否,庞德孜孜不倦地在社会实践与著书立说中构建心目中的乌托邦理想,试图通过说“遥远千年的古人话语”来显现圣贤的幽灵,以

庞杂的历史来客观对应混乱的现实,试图为喧嚣的欧洲社会提供一种重建秩序与意义的可能,这种精神值得万世敬仰。可以说,庞德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派诗人,更是一位坦坦荡荡的人文主义者。

### 参考文献:

- [1]杨金才.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1914—1945)[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2]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 [3]陶洁.灯下西窗——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4]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美国文学近况[M].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1962.
- [5]艾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 [6]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7]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M].朱进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8]Nadel, Ira Bruce.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zra Pound* [M]. Shanghai: SFLEP, 2008.
- [9]伊兹拉·庞德.比萨诗章[M].黄云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 [10]赵毅衡.美国现代诗选(上)[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 [11]孙宜学.西方文化的异类:“紫红色十年”的30位名人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2]Nicholls, Peter. *Ezra Pound: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riting*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 [13]Wilson, Peter. *A Preface to Ezra Pound*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4]吴其尧.诗人的天真之思——庞德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浅论[J].外国文学(季刊),2008,(3).
- [15]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16]查尔斯·麦格拉斯.20世纪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纽约时报书评》精选[M].李燕芬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 [17]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 On the Humanist Ezra Pound

WANG Cui-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eing a literary master, Ezra Pound make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poetry and poetics, which is widespreadly concerned by critics. Besides, Pound is an indomitable fighter as well as a genuin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 He perseveres in his efforts to seek cultural forces, establish an ideal government, and release human's unconstrained imagination and emotion in his poetic world. Pound ponders over the world deeply. He seeks a "spiritual world" in order to rescue the chaotic "real world". All of Pound's life course and works show that Pound is more of a straightforward humanist than a modernist poet.

**Key words:** Ezra Pound; *The Cantos*; humanism; cultural forces; aesthetic effect

[责任编辑:张思武]